

锦绣嫡女

第一部

下

醉疯魔

ZUI FENG MO
WORKS / 著



醉疯魔继

《浴火王妃》

后再开古言大戏

且看千金嫡女自强不息，

活出锦绣人生

锦绣嫡女

第一部

下

醉疯魔
ZUI FENG MO / 著
WORKS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锦绣嫡女. 第1部 / 醉疯魔著. — 重庆: 重庆出版社, 2014.8

ISBN 978-7-229-07826-3

I. ①锦… II. ①醉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076721 号

锦绣嫡女 (第1部)

JINXIU DINÜ (DI YI BU)

醉疯魔 著

出版人: 罗小卫

责任编辑: 刘嘉 李梅

责任校对: 杨婧

装帧设计: 九一设计

封面插图: 竹铃叮当



重庆出版集团

出版

重庆出版社

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邮政编码: 400016 <http://www.cqph.com>

重庆国丰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E-MAIL: fxchu@cqph.com 邮购电话: 023-68809452



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

cqpbs.tmall.com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700mm × 1000mm 1/16 印张: 39.75 字数: 872千

2014年8月第1版 2014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229-07826-3

定价: 56.8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 023-68706683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

目 录

CONTENTS

-
- 001/ 第十八章 险象迭生幸平安
- 021/ 第十九章 美人如玉远天涯
- 041/ 第二十章 狠毒谋命阴谋破
- 061/ 第二十一章 御宴堂前多事端
- 080/ 第二十二章 御前行刺惊魂起
- 098/ 第二十三章 再见为缘莫惊奇
- 120/ 第二十四章 灭门真情徒伤悲
- 142/ 第二十五章 安为白玉惜未莹
- 162/ 第二十六章 墨染天色偷香来
- 184/ 第二十七章 其人之道还其身
- 206/ 第二十八章 落水相救许终身（一）
- 226/ 第二十九章 落水相救许终身（二）
- 247/ 第三十章 自食恶果毁姻缘
- 268/ 第三十一章 金龙蛇舞后妃乱
- 286/ 第三十二章 千金西戎逼和亲
- 307/ 第三十三章 东篱话菊点和亲
-

CHAPTER 18
第十八章

险象迭生幸平安

一夜过去，大早上云卿坐在梳妆台前，还有些迷迷糊糊，都怪昨天御凤檀来闹了那么久，害她昨晚睡得太晚。

采青拿起梳子要梳头，却“咦”了一声：“小姐，你昨晚怎么戴着钗子睡觉的啊？”

她伸手将簪子取下来，放在梳妆台上，流翠拿起来看了看，奇怪道：“这簪子好似从没见过啊。”

云卿这才望向她手中拿着的钗子，不正是昨晚御凤檀拿来的那支海蓝色刚玉钗子，她当时只记得他将钗子扣在她手腕上了，什么时候钗子也戴在了她的头上，她都没有发现。

想起昨晚那人的行为，云卿心头涌上一股恼怒，手腕上还沉甸甸地戴了个东西，以后也不能取下来的，这不是存心让人看到她突然多了一样东西出来？这个人……

她真是不知道该如何形容，说他坏，他做的也不是什么人神共愤的事情，说他好，半夜闯入女子闺房，还硬将东西戴在她手上。

她若无其事地将钗子拿了过来，又拉起袖子，笑道：“这是爹上次出海回来，送给我的。”她说完，半垂了眼帘，看起来有几分淡淡的忧思。

流翠一见她如此神色，纵使脑中记得这钗子和钗子她没有见过，可是小姐她是深信不疑，再听到云卿说的话，想起老爷这段时间生死未明，昨晚小姐指不定在思念父亲，将这钗子戴上去的，是对老爷的一种思念，她再说下去，岂不是让小姐徒增悲伤？

想到这里，流翠立即就转移了话题：“这钗子的确好看呢，不如今日小姐就穿和这钗子配套的衣裳吧，一定熠熠生辉，衬得人更加鲜亮的。”

听流翠将话题转开了，云卿自然是愿意的，她想了想，还是将钗子交给采青道：“你把这个收起来吧，头上还是莫要太艳的好，换那支犀角簪子吧。”

这支犀角簪子，也是云卿特意做的，简单又大方，而且很好配衣裳，最重要的是，它两头尖尖的，是一个最好的自卫武器。

云卿走在路上，忽而不放心地扶了扶发髻，问道：“流翠，我今儿个的样子，瞧着可还精神？”

流翠仔细地看了看：“若是细看，还是有点憔悴，不过一般是看不出来的，小姐无须担心。”

云卿笑了笑，她昨晚睡得不大好，等会见了谢氏，只怕她看到了又担心，倒是采青看着云卿，好似有话要说，又囁嚅了半天，到底没开口。

“有什么话就直说，要么就别说。”云卿睨了她一眼，淡淡地开口道。

采青顿时有些尴尬，低着头道：“奴婢是想说，小姐还是莫要每天出去抛头露面的好。”

“噢？怎么了？”云卿这时才侧过头来，语调轻缓，不动声色却带着威严。

既然已经开了个头，采青也大了胆子，咬了咬嘴唇，垂头道：“小姐是大家千金，每日里抛头露面的，如今外头对小姐的议论颇多，奴婢觉得外头的事小姐还是莫要插手的好，李管事他自然会处理好的。”

云卿没有说她说的是对还是错，反问道：“他们说我怎么？”

采青壮起胆子：“说，说小姐贪恋沈家富贵，又不守妇道，出去招蜂引蝶，还要招婿入赘，不肯给老爷办丧事，是大逆女，不知……”

流翠听得脸都气红了，对着采青的背就是一下子：“你胡乱嚼些什么，那些人说的，你也信吗？”

采青被她捶了一下，不服道：“我哪里胡乱说了什么，本来外头人就这么传的，我是为了小姐好，这整日里出去抛头露面的，给人说闲话，女子整日里出去本来就是不对的。”

云卿看着采青满脸的郁色，淡淡地蹙起了眉头，这些日子她忙于外头，显然没有分太多精力在身边人身上，而采青大概在这个变故里，生出了其他的心思了。

她也没有将话点破，缓缓地说道：“如今府中出现变故，我是沈府的长女，不撑起这一片天来，是不可能的。若是只要名声，不管其他，这一点，我做不到，这些时日，你们陪着我在外头东奔西走的，整日里抛头露面也的确不太好，若是不愿意的，可以留在府中，我绝对不会见怪。”

采青闻言，脸红了起来，却没有吭声，而流翠狠狠地瞪了采青一眼，咬牙道：“小姐在哪，我就在哪。”

人与人之间的感情，并不是一时半会就出来的，流翠之所以和云卿有如此深厚的情分，也是因为从小一起长大，这种主仆感情中夹杂了类似少女之间的友情，所以流翠可以毫不犹豫地跟着云卿在外面跑。

但是采青不同，她虽然对云卿忠心，但是这种忠心，是建立在一切都平和的时候，像如今府中发生了变故，云卿在外面处理事务，作为贴身丫鬟的她们，肯定要随身跟随，那么她们的名声也会和云卿一起被损坏。

采青不愿意，云卿也不勉强，人心这个东西，本来就最是善变，也最不能强求。

“刚好这些时日我不在院子里，院子也显得有些乱，采青就留下来管理吧。”云卿淡淡一笑，转身便往外头走去。

采青望着前面那个窈窕的背影，咬着下唇不说话，她知道，今日这一番话说出来，以后小姐对她也只是一般的情分了。可是她虽然是个奴婢，也同样是女子，每日里在市井、染坊这些男人堆穿来穿去的，底下的人说得难听得要命。小姐当然好，她再怎么也有钱在后头撑着，没了名声也会有好男人来娶的，可是她呢，本来就卑贱了，要是名声再被传得稀烂，只怕嫁个小管事都不行了。

流翠愤愤道：“小姐，采青她太过分了，为了几句话就大着胆子跟你说这个，她也不想，她进府这一年里，你对她如何！”在她心里，采青在这个时候说出刚才那样的话，岂不是火上浇油，连小姐身边的人都被那些个流言吓退了，那其他人不是更加来劲地诋毁小姐。

云卿淡淡一笑望着她，望着流翠那气得圆鼓鼓的脸又有着三分感动，上一世流翠便是这么不离不弃地守在她身边，如今这一世，云卿对她并没有太特殊，流翠却还是如此。“不要用自己的要求，去要求别人，她有她的追求，到时候我给她安排个人嫁了便是。”

流翠一听便明白了，大雍朝的女子十五岁及笄，十六岁出嫁是正常的，像采青流翠这种一等丫鬟，一般主子都要多留几年，十八九岁的时候才会配出去。主子喜欢的就会配个得力的管事，留在身边再做管事媳妇，采青今年才十五，云卿说要嫁出去，采青在云卿心底的地位可见一斑，嫁了人的丫鬟是不可以再伺候小姐的，待遇肯定不同如今。

这也是她该，流翠心道，若是这个时候能顶住压力陪着小姐撑过去，到时候小姐肯定是在心中给记上一功的，只怪采青太急躁了。

转眼又过了两天。

“小姐，李管事说，薛大户今天又出来了。”流翠将外头小厮的话传来，云卿淡淡地一笑，鱼儿总算是要上钩了。

阳光灼热地洒在地上，薛有财换好了衣裳，准备出门之时，被一个严厉的声音唤住：“你个杀千刀的，又要死去哪风流啊？”

薛有财顿时脚下一顿，转头看到一个满脸杀气，长得非常福气的妇人正叉腰站在那里，怒目望着他。

他心内一惊，转过来却是满脸巴巴的笑容，讨好道：“夫人，你今儿个怎么没睡午觉就起来了，不睡午觉可对皮肤不好的。”

“我不起来，你就要偷偷溜出去是吧！”薛夫人凶狠地问道。

对于薛有财，她是一百个不放心，总觉得他每天出去都不是做什么坏事，可是派人跟着，又没看出来他有什么不同。

“没，没，我这不是和裘掌柜约好了的去谈生意吗？哪里是偷偷的，昨天都和你说过了，你不是都知道的吗？”薛有财义正词严地说道，那一番样子正儿八经的，作不得半点假。

薛夫人上上下下地打量他几遍，看他没有什么异常，这才哼了声：“去吧。”想要找女人，也得有银子才成，薛家铺子的掌柜，可是一分银钱都要经过薛夫人许可才会给薛有财的。

终于得了这放行令，薛有财擦了擦脑门的汗，暗骂死胖子，每次出门都要问三问四的，真烦死人了！他走出了薛家的大院，往着东边走去，待行了一刻钟的样子，便让车夫将马车停了下来，到珠宝店溜达了一圈，从后门出去，拐进了一条窄巷胡同里。

在门上有节奏地敲了五下后，里面便有人过来开门，只见一个穿着桂花花纹水红抹胸的女子，外头罩着一件松散的半透明纱衣，头上梳着桃花髻，插着一支碧绿色松珠流苏的钗子，

整个人带着一股浓浓的风尘味。

一瞧见薛有财，斜睨的眼便媚态横生，一手执着扇子，拉着薛有财的腰带就往里拖，口中嗔道：“死鬼，你还舍得来了，这都快五天了，你没死在那胖婆娘的身上吗！”

“心肝啊，你这话可冤枉我了，在那个婆娘身上，我怎么也不会死的啊！”薛有财十几天前在路上遇见这美貌的小妇人，一下就被迷得五六不分的。他现下一把拖了那女子在怀中，淫邪地笑道，“要死，也得死在你这朵石榴花下，我才会甘心啊！”

“你真讨厌……”女子在他胸口画着圈圈，口中道，“你什么时候才把我娶回家啊，你不是说，这次赖了沈家的银子，够你另外起家了吗！”

薛有财一听另外起家，暗道，这怎么可能，他本是一个小农民，靠着娶了薛夫人这个财主的女儿，才有了今日的家底。若是自己另外再开店，先不说薛夫人会不会直接打死他，就是那种从头开始的滋味，他也不想再来一次。

可是眼前这朵娇嫩的花儿，他也舍不得放弃，在她身上，他才体会了做男人的滋味，享受到被人娇嗔，被人崇拜，这是在他家那个胖婆娘身上绝对感受不到的东西，所以他才豁出去了，在薛夫人严密的监视下，也要和这朵新得手的花儿翻云覆雨。

他哄道：“沈家的银子虽然我是弄了一部分，可是那胖婆娘心底还是有数的，如今就拿着这一两千两银子，能做什么，还不够给你买两套头面呢，等弄多点再说吧。”他一面说着，一面从衣兜里掏出一支赤金的宝石簪子，“心肝，来，你看，我给你带了支簪子，花了一百两呢，掌柜的说是如今京城最流行的款式，来，心肝，我给你戴上，看看美不美啊……”

见有了首饰，女子咯咯地笑了起来，娇笑道：“你真是讨厌……就取笑人家……”

“哪里，在我心中你就是最美的……来给我亲下……”

给了银子就好办事，干柴烈火一点就燃。

就在他们两人酣战最盛，投入得最忘情的时候，房间的门突然被撞开了，三个人影从外面走了进来，望着床上的两个人嘴角带着阴笑。

女子吓得一把扯过被子盖在胸上，薛有财也忙扯了一个角挡住自己的下半身，目光流连在三个进来的男人脸上，却发现一个都不认识。

“你们……你们干什么？”薛有财这个时候还不忘把女人挡在自己的身后，虽然害怕，仍然壮着胆子问道。

“不干什么！刚才路过这里，听到院子里有莫名欢快的声音，我们兄弟就进来看看。”为首的一个男人邪邪地一笑，眼底满是不怀好意的光芒。

“这青天白日的，你们擅闯民宅，算什么！”听到是不小心进来的，薛有财略松了口气，只要不是那胖婆娘派来的人就好。

谁知那三个男子听到这话，却是哈哈大笑，道：“这里好像不是你家吧，我记得原来住这里的可是我兄弟啊，怎么今儿个进来是你睡在床上啊，难道我兄弟变了样子了？！嫂子，你说是不是啊？”

后一句话明显是问那女人的。

薛有财转头往那女人看了一眼，眼底都是诧异。他倒是知道这女人是个妇人，可他被迷得颠三倒四的，又看这么久屋中都没男人，以为是个寡妇，看眼下这情形，这妇人还是有男人的。

女子扯着被子，满脸通红地解释道：“我男人长期在外做生意，我……他们是他兄弟……”

薛有财听了这么一番话，本来刚才松了的一口气，又全部吸了上来，这……寡妇和有夫之妇之间的区别太大了，若是给人看到了，那就是通奸啊。

他那善于做生意的口才，立即变得有些结巴：“那……那你们想怎样？”

“嘿嘿，我认得你，你就是薛大户吧，我可记得，你老婆是个母老虎吧，若是今日这事给她知道了，你说会怎样？”一个人笑得十分奸诈地问道。

会怎样？会被打死的！

薛有财想到薛夫人手持菜刀，追到他面前，将他剁成十块八块的模样，就浑身发颤。他平日里在府中多看美貌丫鬟两眼，就会被擗面杖伺候，如今不管是美人，丑人，在薛夫人面前，他是绝对不会看的。若不是一直忍了这么久，他也不会一下被后面裹着被子的女人迷住。

能将生意做大的人，都不是蠢人，薛有财忍着肉痛道：“你们要多少银子？”

“哟，不愧是薛大户，生意大口气就是大，你给多少啊？”为首的男人笑着问道。

“一百两！怎样，够了吧，可以够你们花天酒地一个月了！”薛大户其实还是很肉痛，他好不容易在沈家的账目上抠出了一千多两私房钱，今日给这女人买个钗子就花了一百两，再这么下去，他哪里还有私房钱啊。

“一百两？你当打发叫花子吗？哼！”男人狠狠一笑，从怀中掏出一张纸摆在薛大户的面前，薛大户伸长了脖子一看，汗水哗啦啦地往下掉，忍不住用手抹了下额头，七月的天气实在是太热了，这薄薄的被子简直要捂出他一身痱子来：“这，这个不可以啊！”

“不可以是吧？行，兄弟，将这两个奸夫淫妇绑了，送官府……不，还是直接送到薛夫人那去吧……”男人立即挥手，后面的两个男人就要冲上来绑薛有财。

“别，别，别……我签，我签……”薛大户抹了抹汗，后面的男人早就拿了一支笔和印泥过来给他，站在一旁瞪着他，虎着脸道：“你快点！我可没那时间跟你耗！”

薛有财脸如死灰，颤颤抖抖地将自己的名字签了上去，又按了手印，目光如同看着自己的命一般看着纸张被男子吹干后，折好放在衣襟里。

“好了，你们两个把衣服穿好了，我主子等会进来有话跟你说。”男子笑了一下，带着另外两个男子走了出去。

薛有财好像还没反应过来，直到后面的女子拍了一下他的后背：“你还不快去吗？等会他们又要来催了！”

薛有财转头望着女子妖媚的容颜，心头顿时涌上了一股不好的感觉：“刚才那纸上所写你知道是什么吗？”



“我又不认识字，怎么知道，难道他们打算长期敲诈你？那可就不好了，老爷，你赶紧起来，换上衣服去，别被薛夫人知道了，那可就麻烦了。”女子一脸体贴地翻出凌乱散在地上和床上的衣裳，给薛有财穿上。

薛有财一边享受着女子的体贴温柔，一边想到薛夫人的暴力和凶猛，心里打了个战，干脆自己将衣服胡乱地系好，就匆匆地走了出来。

外面一辆青色的马车正在候着，三个男子站在院子门前，正等着薛有财。

这条巷子住的人很少，静悄悄的好似没人在，这也是薛有财敢来这里私会情人的原因，他不害怕人看见。

可是如今……

马车里一只纤纤素手掀开了厚重的帘子，露出了端坐在里面女子白玉似的面容，嘴角展开一朵笑容，温柔地开口道：“薛大户，好久不见。”

薛有财看到里面那个凤眸含笑，面如牡丹的女子，顿时明白了刚才所发生的一切，他和那里面女子的“偶然”相遇，今日时间刚刚好的“抓奸”，这一切，都只是里面这个不足十五少女的安排，他抖着唇道：“你……你竟然用这样下三流的手段！”

“你说什么呢！”刚才负责抓奸的为首男子喝道，正是流翠的表哥六子。

薛有财一看到他，就想起刚才所签下的那张纸，顿时蔫了般地耷下头：“你到底想怎么样！”

对于下三流这句话，云卿不置可否地笑笑，手段这东西，对于先犯恶的人来说，只要有效，她都不会避讳地使用。

“薛大户不要气愤，云卿不过是想和你聊聊关于上个季度欠款的事情，毕竟这事都过去了一个月了，我想，你也该周转过来了吧。”

薛有财自看到云卿起，就知道大概是为了这事而来。这一个月来，整个扬州城最火的人物就是沈家的这个大小姐，在沈茂出事之后，将沈家的生意接了过来，漂亮地将接二连三挑事的人打下去，又杀鸡儆猴让沈家的工人对她存了畏惧。沈家的生意在这样的变故之中，也比平时掉了两成不到。

莫说是女子，就是男子也不一定做到如此漂亮的成绩。

这一个月，关于账务的事情，她一直没有正面与商户冲突过，他以为沈家小姐是准备将这笔损失默默吞下，谁知道她的后手在这里。

如今自己有把柄在人家的手里，他就算不甘心，肥肉也得吐出来，态度便变得油滑了起来，“是的，是的，前段时间是销路不好，所以压了钱，等会我回去，就让账房将钱给准备好，明日你就派人来拿吧，我们两家合作了这么久，当然是不会少了银子的。”

睁眼说瞎话，当人是傻子呢。

云卿也不揭穿，点点头道：“薛大户在扬州也是有名望的人了，自然是不会如此，可是眼下，你的账目清了。还有一些人周转得也不太好，薛大户认为，有没有办法可以解决这些

事情呢？”

“他们各家有各家的问题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解决嘛。”薛有财开始打起了太极。当初是他首先开了头不给账的，那些人才跟在他后头学样，也有不少是他在后面说了话，之前他的打算就是法不责众，大家都不给，沈家就难办了。

“哦，这样啊，素闻薛夫人对你感情颇深，这样的女子，云卿也想要结识一番，不如我哪天登门去拜访，不知可好呢？”云卿轻轻柔柔地一笑，眼底透出的光一点点的似钻石闪烁。

她坐在车厢中，光线从窗户的棉白纱透进来，过滤得相当纯净，好似一片明亮的月光落在白皙的脸颊，整个人仿若玉雕的一般，美，也冷。

薛大户知道云卿这话意味着什么，目光不由得透出几分阴狠：“你这是威胁我？”

仿若没有看到他的眼神，云卿依旧笑得端庄典雅，软糯的嗓音凉薄地吐出几个字。

“很明显，就是。”

薛大户头上忽然就冒了冷汗，他觉得那凤眸里噙着的光亮再不是钻石的光亮，而是刀锋的光芒，一下将他集起的恨意就这么砍掉。

“要说服他们，没那么容易……总要点时间的。”

“无妨，我给你七天，相信以薛大户商行副会长的能力，一定能解决这个问题的。”云卿非常体贴地一笑，视线落到薛大户合了又松，松了又紧的胖手上，垂眸一笑，“我们沈家的钱到了，这张纸我自然也会还给你。”

“你不准去找我夫人！”薛大户立即道，他还记得之前云卿说要去和薛夫人聊一聊，喝茶的话。

“这七天，我当然不会去。七天后，就由你决定了！”云卿弯了唇角，清雅的笑容丝毫看不出她是在威胁人。

薛有财满肚子的腹诽，这下可好了，他都已经私下挪动了沈家账务里的几百两银子了，还要想办法用自己的私房钱填进去，这七天还得为了沈家的账目跑断腿，真是吃力不讨好，一分银子的好处都没赚到，赔得更狠了！

想到七天这个时间，薛有财不敢再多留，赶紧转出了巷子，去为账目而忙活了。

过了一会，院子里的女子走了出来，朝着巷子口讽刺地勾起残留朱红口脂的红唇，斜挑了眼角道：“戏还要演下去吗？”

云卿坐在马车里，没有开口，流翠道：“七天后，他给账目，你走人，五百两银子和你的卖身契，自会有人来交给你的。”

“那就好。”女子没有丝毫礼仪地打了个哈欠，撩了一下长发，带着倦意，“好困，我去睡觉了。”

半个月前，有人来青楼找了她，让她去勾引一个人，配合着出演一出“仙人跳”，代价是替她赎身和五百两银子，她能有什么不肯的。五百两银子，足够她到镇里买间小院子，开家小店衣食无忧地度过下半生了。

接下来的七天，不断地有商户主动过来跟沈家结了上半年的账目，而这些商户，云卿都一一记下了，以后和他们的账，都改为半月一结。

她不是圣人，既然这些人会为了贪小便宜而抛弃了商人诚信的原则，她也不必要太顾情面。

云卿在支撑沈府，而御凤檀寻找沈茂的事，也没有耽误下来，除了官府还在寻找外，沈家也一直派人在打捞，就算找个残肢断臂的，也要找出来。

一个月过去了，残肢断臂没有打捞到，尸体也没有找到。

这对于谢氏和云卿来说，是个坏消息，也是个好消息，一旦打捞到了尸体，那就等于没了希望，现在这种情况，好歹也有个盼头。

御凤檀身边的易劲苍是原先大内的密探。经过他严密的分析和判断，他认为当初泥石流将人往山下冲，可能会被冲入了下游的浅滩上，也有可能被两岸的渔民救了下來。

这个判断御凤檀也赞成，将主要的力量调集在周边的大小村落里寻找，终于获得了消息，下游的一户渔民家，在二十多天前，的确救上了一名男子。

得到这个消息的御凤檀狭眸一亮，问道：“那人你带回来了吗？”

“但是不是沈茂，而是同一天与他一起掉落下去的那个商户。”易劲苍在打听到那人的下落后，就赶紧派人去接，结果传来的消息是那人不是沈茂。

“这就是你给我带回来的消息？”

易劲苍见御凤檀狭眸微微眯起，全身的气息陡然变冷，浑身一紧，接着道：“他们是同一时间，同一地点掉落的，所以属下推断沈茂十有八九也会在附近。”

听到这个消息，御凤檀脸色才稍缓，磁性微凉的嗓音慢悠悠道：“其他人的消息我不需要。”

“是。”随着一阵微风，易劲苍的身影消失在了屋内。

过了一会，外面又吹进了一阵风，另外一个黑色的人影出现在了屋中：“主子。”

御凤檀冷眸一扫，朱唇勾起薄凉的笑：“查到了吗？”

“查到了，明帝除了让世子您南行外，私底下还另外派了一人。”跪下的黑色人影身形笔直。

“谁？”

“四皇子。”

“他果然也来了。”御凤檀，从卧榻上站了起来，走到窗前，望着窗外残阳如血，将半边天染成了万丈红绸，嘴角的笑容也染上了几分嗜血。

明帝表面上虽然封他做了“镇西大将军”，看起来帝恩正盛，却没人知道，其实西戎的战事才刚刚结束，还未稳定之时，明帝就下诏要他回京，暗地派了边境指挥使相送，实则害怕他在军中建立威信，成为瑾王之后又一个当世大将。

此行来扬州也是如此，表面上是他来负责御驾南行前的安保工作，实则暗地里将四皇子派来监视，生怕他有何不轨的行为。

该做的他都会做，不该做的，看他心情，才决定该做不该做。

御凤檀如是想，而在扬州的另外一个角落，也有一群人在动着不同的心思。

“你看看，如今沈家的生意没有半点衰落的迹象，反而让那丫头赢得了时间，如今薛有财他们的账目都已经结了，闹事的商家也渐渐没了，我们难道就看着沈家的一切都被那丫头得了去，你甘心吗？”莫氏满脸气结，眼里又是心痛，又是纠结。

自上次被云卿拔剑驱逐他们之后，他们就一直等着云卿被生意上的事情忙得手忙脚乱之后，再趁机上门要求帮忙。可是云卿不但没有手忙脚乱，还渐渐地让扬州的生意走上了原来的轨道，按照如今的形势来看，半年的样子，云卿就可以将沈家扶回以前沈茂在时的模样，到那时，就完全没有他们的事了。

沈平坐在一旁，眼底的光芒阴冷不定，他自懂事，就对沈茂颇为不服，沈茂虽然比他辈分小，可是两人年龄却相差不多，自幼经常被拿来作比较。

他自问聪明不下于沈茂，只是没有投到沈家那样富裕的家中，若是他能有沈茂那样的好家底，成为扬州首富肯定是随便能成的。

日积月累，他便起了阴毒的心思，恰好遇见了虽然考中了举人却无法谋得官位，在青楼买醉的唐生，两人一样愤愤不平，一来二往的就成为了好友。

意外得知沈茂身边的白姨娘是唐生的青梅竹马，他便试探地出了个主意，让沈茂从此以后无子，这样一来，只要沈茂出了点事故，那么沈家的一切就能由族中接手了。

而他答应将沈家一成的财产分给唐生，沈家的一成财产已经足够唐生用钱打通关节，走上官途，即便是不做官，也能舒舒服服地过完几辈子了，所以当他说出这个要求的时候，唐生马上就答应了，并且找了机会“巧遇”了白姨娘。

做姨娘的日子并不好过，即便是在宽厚的谢氏手下。当白姨娘遇见以前的青梅竹马，得知他如今是举人老爷的时候，就开始后悔，后悔当初没经得起金钱的诱惑，嫁给了商户做妾，如果她坚持两年的话，如今就是举人夫人了。

后悔一旦开始，贪欲就接踵而来，在唐生不断的撺掇之下，白姨娘认为一切都是谢氏的错，是谢氏阻止了她的大好前程，做了人的妾室，带着这种不正常的报复心理，白姨娘心安理得地开始在沈家下药。

之后的事情发展得很顺利，沈茂一直没有子嗣，他在等一个恰当的时间和机会，让沈茂“意外而亡”便可以夺了沈家的财产，可惜事情就在去年发生了变化……

直到现在，最终还是走回了他所希望的道路，沈茂出了事，而那两个男孩根本就不成气候，只是没有想到，沈云卿竟然有如此手段，这大大超出了他所计划的范围。

“哼，就凭那丫头，她吞得下那么多东西吗！”族长冷哼了一声，十分的不屑，想起那日沈云卿拿起剑指着他的样子，他如今还有点害怕，一个屁大的丫头，怎么就有那样的胆子！

“老大，你有什么好的法子？”族长转头问向沈平。

“你们看，如今的沈家，也只有沈云卿在支撑着了，若是她发生了什么事，不能支撑了，那么沈家会怎样？”沈平脸色平缓，只有眼底的光芒带着深深的恶毒。

莫氏不屑地嗤笑：“没了那个丫头，余氏那个老东西在床上如今都爬不起来，谢氏虽然没倒下，但是管理内宅她是不错，外头的产业，她可就不行了。至于那两小的，不提也罢！”她说完，族长忽然灵光一现，转头道：“老大，你的意思是……？”

沈平重重地点头道：“就是爹所想的，没有了沈云卿，我看沈家还怎么支撑得下去！”

“你有什么好的法子？”族长老眼里冒出了贪婪的光芒，连忙问道。

沈平阴阴地一笑：“儿子早有准备，爹明日就看着吧！”他就要看看，沈云卿能不能过了他这一关，若是过不去，那就不怪他了。

云卿处理了手中的事情，正准备再去商行里走上一圈，刚换好了衣服，就听到问儿来报：“小姐，族长带着人又来了。”

云卿微微蹙了眉，这些人怎么又来了，离上次拔剑事件才半个多月，他们又耐不住寂寞地跑来了，看来沈家这肥肉当真是太诱人了，让人一而再，再而三不气馁地赶着来瓜分。

她拉了拉衣襟，刚好换上了衣服，就去会一会他们，看看如今他们还有何事要闹。

到了前厅的时候，云卿发现，今日来的人非常多，不仅族长，长老来了，还有沈平，莫氏，他们的儿子，族中的年轻人到场的也不少。

她走了进来，首先朝着所有人扫视了一圈，才轻巧地一笑：“不知今日刮的什么风，族长和长老又来沈家了。”

族长和长老看到她，还是有些忐忑，毕竟那日她手持利剑，全身溢满杀气的模样实在让人难以忘怀，不由得笑得便有些不太自在，再看她今日又是笑语盈盈，族长便定了定心神，口气和缓地开口道：“我们今日来，自然是有要事要商量，你爹如今有了消息吗？”

“暂时没有，怎么，族长有我爹的消息了吗？”云卿脸色淡淡的，看不出太多的情绪，悲伤和喜悦都不会在上面浮现，让人猜不出她心底的真实想法。

“我们要是有，早就告诉你了，何必问你呢！”族长不满意她的态度，哼了一声，知道云卿自上次之后，多半是不买他们的账了，便单刀直入道，“你上次不是说若你父亲不在，你便要招婿入赘，如今你爹一个月都没有音讯了，你也该准备了！”

“准备什么？”云卿抬眸看了一眼族长，好似什么都不知道地问了一声。

“你一个未出阁的女子，天天在外头抛头露面，在染坊、桑园这些男人成堆的地方走来走去，像个什么样子！”族长呵斥道。

“族长这话我就不懂了，这些天我在外头，每日里都是戴着面纱，并没有抛头露面，而且如今沈家的生意没有人管理，我作为家主，难道就整日里袖手旁观，什么也不管，什么也不顾地坐在后宅！若这是你们的想法，那我也没有办法，但是我，绝对不会这样做！”云卿

不以为然地反驳道，她也不想太费力地去说什么，这些人既然是抱着贪婪的心态而来，那么她说得再多，他们也不会停止那种心态。

族长就如同云卿所想，他根本就不耐烦听云卿说话，待她话音一落，手臂便在半空中一挥，非常果断道：“你既然是要招婿入赘，就早早地找上一个人入赘沈家，让他在外头替你打点一切，这样就能两全了！”

“就是啊，女子在外面行走，总是不太好，又不安全，指不定就出了什么事呢！”莫氏笑着插上了一句，话语里貌似都是满满的关心。

“噢，是吗？那你们可记得当初我是怎么说的吗？若是父亲出了事，我才招婿入赘，但父亲至今仍然下落不明，我怎可自作主张呢！”云卿不会被这些虚假的语言所欺骗，浅浅地笑道，那笑容里说不出究竟是讽刺，还是一个无意识的动作。

沈平望着她，手指在座位上摩挲着，这个沈云卿轻易不动怒，不是个好对付的人，难怪可以在一个月内让扬州这边的生意稳定下来。

他站起来，走到厅中：“沈云卿，你父亲出事一个多月，你不给他办丧礼也就罢了，如今你一个女子，霸占着沈家的财产，不肯松手，又不肯招婿入赘，这让我很怀疑你的用心，你是不是想要一个人将整个沈家吞了下去，将沈家变成你自己的东西！”

他的声调越来越高，到最后有一种指责的意味，将所有的矛头都指向了云卿。

云卿也从座位上站了起来，微笑地对着众人一看，突然轻笑了几声，再开口道：“什么叫作将沈家变成我自己的东西！敢问在座的，你们可知我父亲是谁，又知我母亲是谁，又知道我是谁！我爹叫沈茂，是沈家的独子，我娘是谢文娘，是沈茂明媒正娶的正妻，而我，沈云卿，是沈家嫡出的长女！户部名册上我是沈家的人，血液里流着的是沈家的血，你凭什么说我要将沈家变成我自己的东西！我不需要将一切变成我的东西！因为沈家就是我的家！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尊称我一句‘大小姐’。”

“混账！你一个女子，早晚要嫁出去的！”族长气得暴跳了起来！

“我说过，招婿入赘！难道族长真的是年纪大了，听不懂人话了吗？”云卿冷冷地朝着族长一笑，脸上都是轻蔑。

沈平立即接着道：“既然你如此说，那么就招婿入赘！否则的话，我们很怀疑你的用心！到时候你将沈家全部掌控了之后，再带着沈家的产业嫁人，谁还管得了你！”

好！

云卿终于知道了他们今日来的目的了，他们是要逼着她赶紧招婿入赘，而这婿，不用说！这旁边的一圈人，就是他们给她预定的对象了！

“那你们想怎样！”

话题终于转到了这上面，族长眼中一喜，目光停留在站在椅后的年轻人身上，笑道：“今日来的，都是族中品行高尚，尚未婚配的男子，他们本就是沈氏的族人，就算入赘了以后，你也不必担心他们有何坏心，必定是能帮上你忙的！”

云卿目光望着那一圈族长特意给她选好的品行高尚，尚未婚配的男子，淡淡地一笑，素手一抬，指着其中一个男子道：“这个……”

“这个吗？好好……”族长没想到云卿这么快就选定了，眉头都喜得飞了起来。

岂料，云卿压根不理睬他，自顾自地说下去：“这个，沈尔，左脚歪瘸……”

“这个……天性好赌，将家中钱财全部输光了之后，如今天天借住在城隍庙中，偷蒙拐骗，无所不为……”

她说完，手指又指向另外一个矮胖的男子：“沈又沙，喜好喝酒，醉酒之后最爱打老婆，原配便是酒后被活活打死……”

她一个个地说下去，将每个人的底细都说得明明白白，清清楚楚，最后指到站在莫氏身旁的一个男子身上：“族长的幼孙，十二岁开始屋中丫鬟全部开脸，院中所有的丫鬟媳妇，只要能碰的全部碰过，但凡他看上的，一旦不从，便将人强后卖入勾栏……”

族长未曾想到她竟然对每个人的底细都这么清楚，特别是最后一个，竟是自己的孙子，立即大吼道：“够了，让你招婿入赘，不是让你在这数家底！”

云卿对着族长看了几眼，摇了摇头，指着这旁边的数位男子道：“我不是在数家底，我是在看，族长拉到沈家来的人，究竟是有多么的‘品行高尚’，又是如何能尽心尽力的帮助沈家，帮助我打理生意！”

族长一双老眼死死地瞪住云卿，沈茂的这个女儿，到底是人还是妖精，怎么就能将这些人的底细都摸得清清楚楚的，那他今日放人入沈家的意图不是又要失败了！

沈平望着眼前的一切，眼底却是划过一道精光，带着几分隐晦的阴暗，向前两步道：“好你个女子，你竟然当着大家的面，损害族中男子的名声，世上的人谁没有个缺点，若按你的要求，那你岂不是一辈子都寻不到人嫁！”

云卿冷冷一笑：“那你的意思，就是逼着我在今日招婿入赘吗？”

“你若是不选，那便是意图谋害沈家的财产，今日就算你拔剑，我们也不会就此罢休！沈家的家业怎么也不能让你带着给外人！”沈平义正词严地一拍桌子，厉声开口。

周围围着的那些年轻男子也顿时开口你一言，我一语地诋毁云卿。

“你一个整日在男人堆里行走的，还想要怎样的，便是我这样的，你以后想找也找不到了！”

“啊呸，不知道是不是早被人睡过了的，在这装成黄花闺女，做什么样子给谁看！”

一句比一句下流，一句比一句难听，流翠在一旁听不下去，站出来就跟着他们对骂了起来，骂着骂着不知怎么，人群里就开始推搡了起来，那些年轻的男子和云卿后边的丫鬟婆子乱做了一团，云卿被他们围在了后方，推搡之间将桌上的茶具和茶杯，还有摆放在周围的东西都打碎了！

似乎觉得闹得太过了一些，沈平突然开口大吼道：“住手！”

那些推搡的年轻人被他吼了一句，终于停下了手来，不甘不愿地站回了原处，而云卿此

时脸色已经冰冷得吓人，望着眼前的一片狼藉，她深深地凝视着这些人，凉凉地开口道：“诸位今日到沈府来，便是带着一干休妻抛家的人，逼着我在他们其中选了吗？若是如此，今日云卿将话说在前头了，你们可以说我抛头露面，可以说我不顾脸面，也可以在背后覬觐沈家，撺掇人来沈家铺子闹事，这些事情，你们莫以为我不知道，只是看在是族人的面子上，我并没有说出！可是有句话说得好，狗急了会跳墙，兔子急了会咬人，你们若是硬要一而再，再而三地做出如此的事情来，那么我沈云卿也不是随便任人揉搓的人，既然你们觉得名声不重要，要做此等逼迫女子的事情，那么我也不会客气，大不了鱼死网破，咱们谁也别得了好！”

其他人没有想到云卿竟然会说出这样的话来，她上次拔剑，到底还是因为被人逼急了，想要保住沈家的财产，可是这次，她所说的明明白白只有一个意思，那么就是，若他们还要逼迫，她将不管一切地要和沈氏一族脱离关系，将沈家和沈氏一族分离开来！

这么多年，沈氏一族虽然在扬州还算是大族，但是族中人才不多，已经渐渐没落了，族人中最有出息的便是沈茂，也是靠着沈家，沈氏一族在扬州才算有一席之地，毕竟沈家虽然是商人，但是在扬州百年，也算得上是根深蒂固，若是沈家和沈氏一族划清关系，其中很多的牵扯便要断掉，相当于拆掉了沈氏一族的顶梁柱！

闻言，厅中静了下来，族长似乎也有些踌躇了，脱离族宗的做法，在这个时代的人，是轻易不会用的，但是……

他抬头看着站在那不慌不忙的云卿，她的性子，既烈且刚，说不定真的会如此作为！

沈平似乎也被云卿的一番话吓到了，他静静站了一会，然后转头对着族长道：“族长，也许是我们逼得太紧了，此事再稍微等一等，到时候传出去给人听到，也对我们沈家族人的名声不好，于所有族人没有利。”

族长看大儿子都这么说，一怔之后，思忖了一会，也点了点头。

沈平见此，便走上前对着云卿拱手道：“今日之事，也是我们操之过急了，只是最近扬州传言太过难听，我们才会有此一举。”

云卿望着他，并不说话。

沈平丝毫不见尴尬，依旧笑道：“看孙侄女还在生气，那堂舅姥爷我也只有倒上一杯茶赔罪了！你们去倒两杯茶来！”

沈平吩咐道，但是那些丫鬟没一个人动身的，都在等着云卿的指令。

云卿看着他的样子，当着这么多人面，他给自己赔罪。若是她不接，传出去便是她不尊敬长辈，兀自狂妄，这和之前的事情那么就有了本质的区别。

如今沈家的变故才刚平静一点，若是真一下和族里闹翻，必然会掀起第二个巨大的波澜来，此时此刻的沈家再经不得其他风浪。

即便是心内不喜，云卿还是点点头。过了一会，一个小丫鬟端了一个方木的红盘子进来，将茶水端起，给云卿和沈平一人一杯。

沈平举起茶水，笑道：“喝完这杯茶水，希望云卿莫要再生气了。以后我们必当是全力